

世界与家庭

家庭與世界

第二版

家庭與世界

印度泰谷爾著 墨梅九譯

第一章 畢馬拉的小說

第一節

母親，今日我忽然想起你分鬢時的硃紅誌，(Vermilion Mark)和你穿的那紅寬邊的衣服，以及你那雙深奧又和平的眼睛。這些事立刻來到我生命旅程中，好像一綫曙光，給我黃金條律照耀我的前途。

天現蔚藍色，我母親的面孔却是黑的，但它有神聖的光澤，並且它的美麗，可以差殺一切美麗的虛幻。

人都說我像母親。當我年輕的時候，我常惱怒這一說。使我怨恨那鏡子。我想這是上帝的不公，竟使這顏色包裹我的肢體，——就是我的黑容不是我的罪過，但由些誤解到我這

兒來的，我要求上帝給我修補一切殘缺，就是預備使我長成一個模範婦人，好像在些史詩中所寫的。

當我提婚的時候，召了一個星相家來，他許我的手掌說，這姑娘有好命運，它將成一位理想的賢妻。

好多婦人聽說這個，他們說：這不希奇，因為它像它的母親。

我嫁與一個拉加 (Rajah) 的人家 (Rajah 在印度國是有爵人家) 當我年輕的時候，我很熟悉神仙小說中所描寫的公子王孫，但我丈夫的面孔不是這種，可使人想像在仙國裏的。他的面孔是黑的，像我的面孔一樣。我對於本身缺乏天然美麗，所有畏縮的感覺，就高起一點兒來了，同時一個悔恨的觸覺在我心中就有些躊躇了。

但有時候，這天然外貌迴避我們知覺的審察，並且進入我們心中的聖所，於是就自然忘却外貌了。從我幼時的經驗，我曉得供奉是美麗的本體，有時候，我母親整理各種菓子，又留心用佗慈愛的隻手剝皮，放在白石盤裏，當我父親坐下吃飯的時候，我母親徐徐搖扇，趕

去那好多蒼蠅，它的服事就自然失落在超過外表的美麗中了。我雖在年幼，我就覺著那個權能，勝過一切的爭論、懷疑、和計算。那是純粹的音樂。

我記得很清楚，自我結婚以後，有一天早晨，我靜悄悄的起來，留心去取我丈夫足上的塵，並不驚醒他。（取足上的塵是一種敬的服事，又要輕觸被尊敬人的足，然後用自己的額觸取塵與手，爲子妻子者是隨便對他丈夫做這事）當這樣時候，我覺得我額頭紅誌燦爛像晨星啲。

一天，他忽然醒來笑着問我：『畢馬拉那是什麼事？你做什麼？』

我永遠忘不了被他看破的那羞恥。他大概想我盡力作祕密的功德。但是不！我斷不是作功德。這是我婦人的心，就是因愛情起了崇拜的。

我婆家從巴石司的時代就是名族，他的好些樣式是屬蒙古和巴德司的。還有好些習俗，是屬馬紐和巴拉石的。但我丈夫完全是新人物，他是家中頭一個人經過學校考程，並且得了MA（博士）學位。他的長兄因爲病酒死亡，沒留下孩子。我丈夫不飲酒，不浪費，對於家

庭禁酒是很奇怪的，因為多數人家很不以禁酒為合禮的呀。他們想像純潔只在運命不從天的（就是壞命運的人）那些人裏邊才能成的。純潔是包容污點的月亮，不是羣星。

我丈夫的父母死的早，他的老祖母作了一家的主母。我丈夫是他的眼中珠，懷中寶。所以它越過好些古風俗，決沒有困難處。有時候他引領支路比小姐來教我，並且作我的伙伴，也不管內外搖唇鼓舌的暗中一切壞話，他總有他的決心。

當我丈夫正要完他B.A.（美術）大學畢業試驗的時候去溫習他M.A.功課；因此他住在加爾加達去等考。差不多每日寫給我一封信只「幾行」是簡單話，但他的開闊圓滿的筆跡照着我的面孔，呵！好溫和呀！我把他的信全保存在檀香箱，每天在花園裏採些花兒蓋到上面。

在那時候，神仙小說中的公子王孫都消失了，好像月亮消失在晨光中。我有我的真王孫，我心中登了王位。我是他的王后。他旁邊有我的坐位。但我實在歡喜的是我的真地位在他的脚下。

自此以後，我受教育了，並且介紹我入到新方言世代中，於是我寫了好些話，在那些平常散文中，彷彿使人赧顏羞恥，若非因為我熟悉生命新本位，不然，我應該曉得，那個，恰像我生下是一個婦人，並不在我自己手中，所以說婦人的愛情中事奉的元素，不是像從羅馬詩中引證一種廢話，恭而敬之的用好筆體寫在學校女子習字簿中的。

但我丈夫常不給我崇拜的時機。那是他的寬大。凡從他們妻子要求純粹的供奉作為他們權利的那些人，全是懦夫。那就是兩方面的屈從。

他對於我的愛情，似乎用那財富和供奉的洪流，溢過我的限制似的。但是我的需用；對於施的較比對於受的多些，因為愛情是一種浮浪的，他寧使他的花開在路傍塵土中，不願插在客廳裏水晶瓶中。

我的丈夫不能完全和我們家庭古代遺傳的習慣相齟齬。所以我們每日歡聚的時候，是難得的（男人進婦人室，是不規則，除非在吃飯或睡覺的時候）我常曉得他來見我的時候，所以我們會合完全注意於戀愛的預備，好比一首詩韻，經過音律的路程。

作完日上下午浴罷，梳起我的頭髮，重修我的硃紅誌，又小心穿我的繒綉的衣服，以後，從家庭職務的總紛亂中清理我的身心，就在這特別的時間，用特別的禮儀，供奉那惟一的主宰。每日我同他在一處時候很短，但是永長的。

我丈夫常說，夫妻在愛情中是平等的，因為他們有互相平等的要求。我決沒有和他議論過這一點，但我心中說供奉決非立在真平等的路上；不過在相遇的地平上高高舉起罷了。所以較高的平等快樂是永遠不變的；那決不能滑落到鄙陋的平面下邊。

我的所愛，你不希望我的崇拜，那是你的價值，但是倘若你收納了，你就給我做一件純粹的服務。你拿着裝飾我，教育我，和給我所要求及不要求的東西，來表你的愛情。當你注視我的時候，我已經看見在你眼中有些深密愛情。我知道你抑制你愛我的情有秘密的痛息。你愛我的身體，好像安樂園中一朵花。你愛我的完滿天性，好像由希有世尊賜給你的東西。

這樣格外的奉稱使我心高氣傲，想這從天降下的一切財富，都是我自己。但是這樣浮誇僅足抑制潛伏在婦人愛情裏頭的自由。當我坐在這皇后位上，要求服從的時候，一

個婦人單覺着他能壓伏男子；這裏頭有什麼幸福呢？在奉稱中能降服自己驕傲才算婦人的唯一救星。

今天忽然使我想起在我們幸福的時節中，那嫉妒火燄怎樣的漲滿了我們的四圍。那是特性，因我不曾用一種時機踏進我的幸福中，並且不承認那時機呵！但人不能永久走好運，除非日日清付神聖的欠債，經過一長時期，才能使命運穩固了。上帝可以賜給好些福利，得並保持那些全靠我們自己的功績。哎！可惜福利都落在無價值的手中了。

我丈夫的祖母和母親兩人都是以美麗著名的。我的寡婦嫂嫂也是絕代佳麗，當那運氣挨次使他們孤寡覺得紅顏薄命。於是這祖母就發誓不主張他的孫子娶美婦。因為我帶着天賜的寶誌，使我得入這個家庭——不然，我沒有到此地的權利了。

在這奢華人家中，只有幾位太太受了尊敬的酬報。雖然，他們慣用家庭的方法，處理一切不失體面，好像用古代女王家的尊嚴誇張起來，雖然他們每天眼淚滴到酒泡裏，尚且不用舞女腳鐲的叮噠。我丈夫不染酒，在婦人皮肉市場中也浪費人格，這名譽足歸于我麼？我

知道什麼魔力能安慰彼漂蕩人的心呢？這是我的好運氣，沒有別的事情。因命運證明完全與我嫂嫂無情，離黃昏尚早。他的宴樂已經完了，單剩下他的美麗的光，虛照空壁亮而又亮，可憐沒有協奏音樂呵！

我寡婦嫂嫂愛蔑視我丈夫的新思想。把那滿載着累代榮耀的家庭船，順着他的幼婦瀉船板揚帆放下去，是何等的背謬呀！我常常覺得有些諷刺。一個偷丈夫愛情的賊啊！在他無羞恥的新式裝飾裏藏着一種虛呵！我丈夫愛用新式顏色裝飾我那好多衣裳便喚那起嫉忌來。他把他自己態度打扮成一種花窗兒似的也不害羞啊！

我丈夫聽見了這一切話，但他溫厚過度。他常懇求我饒恕他。

我記着我一次告訴過他說：婦人的心是怎麼那樣窄小，那樣彎曲呵！他回答說：好像中國婦人的小足。豈不是社會強制使他們成了窄小彎曲的麼？他們不過是賭博時一種孤注，他們本身有什麼責任呢？

我寡婦嫂嫂向我丈夫要求東西。永沒有得不到的。他也不推想他的要求或是正當的，或

是理性的。但最激我怒的，就是他並未會因這個道一聲多謝。我丈夫約定我不背他說話，但使我心中更有許多的忿怒，我常覺着那仁慈有一種限制，倘若太過了，似乎使人看着像膽怯的樣子，我該告訴這完全的真情麼？我常願意我丈夫減一點兒俠氣。

我寡婦嫂雖是長輩，(Baba Pari)不是青年，未嘗假冒聖潔。(Baba 等於長輩 Chasra 等於小輩在有階級家庭中。雖然寡婦等在他們丈夫分中只存着一種生活利益的虛名，他們的階級仍按着他們的輩數保存着長輩和小輩的名稱，接連着判別老幼的枝派，小輩雖有權力依，然屬幼枝派的。)他的言談，嘲笑，却是滔滔不絕。連他身邊的丫頭侍女，都是非常臉厚。但並沒有人反對他，因為那不是一種家庭的習慣麼？因我有一位潔白的丈夫似乎是好運，便使他眼紅。但是我丈夫不大憂愁他的品行，却只傷心他的運命。

第二節

我丈夫很熱心教我出閨閣。

一天，我對他說：「我要外邊世界做什麼？」

他回答說：「外邊世界要你哩！」

若外邊世界好長久的沒有你會進行。那麼，他還可以更長久的進行下去他。不必因為缺了我就乾枯要死呀！

「讓他滅亡，我都願意呵！那對於我沒心煩我。是想我自己。」

「呵！真的呀！告訴我，你想你自己什麼？」

我丈夫默笑。

我知道他的道理：于是立刻反辯說：「否！否！你不要像那樣的預備脫離了我！我要問

你這樣的出去哩！」

「一個人能常拿言語，完成一個目的麼？」

別說謎語：告訴我……

我所要的事情就是我有你，你有我，在外邊世界更完滿些，那就是我們仍然互相負責的地方。

『那麼，我們在這家庭愛情中還有什麼缺乏麼？』

『在這裏，你全屬我。你不知你有什麼也不知要什麼？』

我不忍聽你說這個。

我願同你進到這外邊世界的中心，並且真正相遇，僅僅擔着家庭義務前行。在家庭習俗和家庭苦役的世界中，過活一生！你不是那樣做麼？當我們在真世界裏相遇，又彼此相認，那時候我們的愛情才是真的。

倘若在家庭對於我們的完滿相認那些障礙，那麼，我就沒什麼說的了，但是我自已覺得沒有缺欠。

好！倘若單在我一方面有障礙物，那麼，你爲什麼不幫助我除掉他呢？

這樣的辯論時常遇着。有一天他說：貪食燒魚片的人，照他的需用把魚割開，毫不懊悔，但是愛魚的人，他願意使魚在水裏快樂；倘若那不能，他就在河岸上等候著；雖然他沒有見魚，回得家來尙且曉得那魚都是「得其所哉」的。完全獲得，是最好不過的，倘若不能夠，那麼，

第一次最好獲得是要完全喪失囉！

我決不喜歡我丈夫對於這個問題所談論的道理，但那也不是我拒絕出閨閣的理由。他祖母還活着哩！我丈夫和二十世紀的家庭滿有百分以上，對他的趣味是反對的；但他毫不埋怨忍受着。倘若拉扎家庭媳婦離開閨閣，他還要一樣的忍受着。（媳婦的名譽在印度家庭階級中是重要的）他已經預購這件事了。但我沒有十分重要的想這事，怕使他痛苦的。我在書中讀過那我們叫籠中鳥。我不能夠說別人。但在我這個籠中我有宇宙中容不了的好多東西，這至少是我那時所感覺的。

這祖母到老年時很喜歡我。他喜歡的裏面是想那福星照着我的命，所以我能吸引我丈夫的愛情，人類不是天然傾向下流的麼？一般婦人雖完全美麗，無人能阻止他們丈夫陷入死亡的火坑裏，他信我是能滅全家致命傷的火，所以他常放我在心坎裏，只怕我絲毫有一點不爽快。

我丈夫爲修飾我，從洋貨店買來衣服首飾。他的祖母是不喜歡的，但他又來回一想心

裏說：凡男人都有些荒謬的嗜好，不然一定要另外銀費的。盡力遏抑他們的奢侈，是無益的。只要他們不大敗壞，我一個人就很喜歡了。如果我尼克海爾不忙裝飾他的妻子，那不定又對麼？甚人花費他的錢！因此無論什麼時候，有些新衣裳造來，他常召我丈夫且使他很快活。

於是乎我祖母便改變了他的趣味。近代的影響落在他身上很利害的，倘若我不給他講英文小說，他的晚上就不能過了。

他祖母死後，我丈夫願意我和他住在嘎勒哥達。但我自己不願意去。這不是他經了千辛萬苦小心翼翼維持下來的我們的家麼？倘若我棄了他，去住在城內那不落得人吃罵我麼？這個思想制住了我，彷彿他底靈位帶怒瞧着我似的。那位尊貴的老太太八歲時來到這個家裏，死於七十九歲。他沒過一天好日子。命數向他胸中一次一次的拋箭。箭箭但能不住出抽的他的不死精神來，這個大家完全用他眼淚洗出來的。我離了他去踏嘎勒哥達的塵土做什麼？

我丈夫的意思是乘着個好機會，讓我嫂嫂安然管理家務，同時讓我們在嘎勒哥達中另覓枝棲去生活。那恰是我很難贊成的事。他不耐煩我丈夫的幸福，敢因為這個教他受報酬麼？
而且我們幾時才能轉回家呢？那時，我還能占我先頭的位置麼？

我丈夫說，你要那位置做什麼？在生活裏頭沒有再寶貴的東西了麼？

男子們永不明白這些事體。他們在外邊世界中，有他們的窠巢；他們不曉得成家立業的一切事情，在這些事情裏邊，他們應服從婦人的指導；在那時候我有這樣思想。

我覺得真正要點，就是各人要站在各人的權利上。（各守本分的意思）自己走開，把一切的事體讓於仇敵執掌，那就沒有不失敗的了。

但是我丈夫爲什麼不強迫我與他同去嘎勒哥達呢？我曉得這裏邊他不用他的權力，正因他有權力。

第二節

倘若一個人漸漸插足到日夜相交的山峽中間，將要得着一個漫漫長夜。但太陽一出。

黑暗已消。一時足可壓服一個無光景。

一日瑞地石的新世紀來到孟加拉中間；（瑞地石係愛國運動，起首足經濟的，不是政治的，主要目的就是工業的激動）但論他怎麼樣來的，我們沒有看清楚那幻景。沒有接連從過去到現在底漸傾的斜坡。因為那個緣故，我想，這新世代進來好像一場洪水，顛覆溝渠，掃除我們從前一切憂懼。我們就沒有工夫去想像或明白，遇着的是什麼？或者將遇着的是什麼？

我的觀察，我的思想，我的盼望，和我的慾望用這新時代的熱情變成紅的了。

在這時候，雖然家庭的四壁，（就是我心中那最終的世界）尚未破壞，我還企望那遙遠的地方，我從遠地平線聽見一這聲音。他的意思，我不完全清楚，但他的招呼，一直到我心裏來了。

我丈夫從這時候早已是高等大學的學生子，他極力去獲得要由在本國人民生產的東西。在我們縣中有好多的古樹。他想發明一種蒸汁的機器，煮汁成糖或糖漿。我聽見說，已